



简单到极致,是极致的难

麦家

最近很多人问我何以迷球,这问题难倒我了,不是因为复杂,而是因为简单。譬如一加一何以等于二,云何以是白色,太阳何以东升西落等,简单到了极致,就是极致的难。这是求证 $X=X$ 的问题,是语言被削弱又削弱的问题,是意会与言传的问题,有时候也是整体与侧影的问题。

这个问题是如此的难以言蔽,以致我不得不寻找一种讨巧的方式,例如“日出江花红胜火”,这是一句诗,也是一幅画,更是一个故事、一段历史,但归根结底是我的喜爱,可能也是所有江南人的喜爱,更是美的喜爱。正如金光闪闪的银器也可能正是大理石墓碑。一种沉湎与一种忧伤都是情绪的枝节。而自由逍遥在时空的内核世界,相当于叠句的妙味。

明确的主题,封闭的空间,紧密的时间,跌宕起伏的情节,欲盖弥彰的眼神,似是而非的动作,错综复杂的过程,缜密的执行,精到的破解,荒谬的审判,难以抉择的

偶然,出乎意料的结局……如气如雾,风生水起,这是怎样一个“华丽的世界”?且慢,这是德国队屠戮阿根廷队的比赛?是的,也不是,因为这也可以是荷兰队险胜巴西队的比赛,更可以是钱德勒的《漫长的告别》,抑或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。

毫无疑问,每场比赛皆是希区柯克著名的定时炸弹,时限是90分钟,在这90分钟内,大师级高手会充分利用好每一分秒,为它量身渲染出高妙、斑驳、繁复、多样的氛围,那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,是波云诡谲,是山重水复疑无路,谗狂和安详不再矛盾,热烈则与平静共舞……唯其如此,不足赋予智慧情致,难以刺激兴奋本能,令观众愿意在球员的每一脚出球或每一次射门时付出紧张、心跳、迷醉、咏叹或痛苦、幽独。相反,蹩脚的作者却可能会在一次次无聊、枯燥、空洞、脆弱的后场倒脚中毁掉这一切。当环境无法引起观众警觉,除非某种利益相关之情

愆,谁还会愿为球员或球队的命运问题埋单?这不是自由,这是一江春水向东流。所以我不惜一再强调,好的球赛绝非零和博弈,胜负仅是定时炸弹爆炸后的问题,而非悬疑。

从这一点看,本届世界杯最佳比赛应该是意大利对斯洛伐克的下半场。两队的命运,天堂或地狱,在梅花间竹般进球之间徘徊、摇摆,场面神鬼乱舞,历程如歌如泣,技巧、决心、创造、勇气等要素集中于短短20分钟内激烈爆发(同样的能量,岩浆迸发与流水不争显然天差地别),习惯平和功利的意大利人少有的地撼在风暴中心,将梦想和荣誉定格在热血淋漓的一刻。当命运的炸弹伴随终场哨声轰然腾响,这支平民意大利队就化做袅袅青烟,悲壮升空,宁谧而幽远——此景象无疑亦是一种痴迷,美且纯粹。试问卷帘人,它乃悬疑的同一还是另一?

又被难倒了,真是没办法。

足球有那么多宝贝

苗炜

每到足球大赛,就有一帮叫“足球宝贝”的家伙出来晃悠,搔首弄姿地拍很多照片,占据好多杂志的页码。我们生活在一个“软色情”的国度,“硬色情”的东西不能看,明明有姑娘拍摄了AV,放到网上传播时,非要说是“外泄”,然后以AV明星的身份行走江湖。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招数,但我不理解的是,足球为什么会成为“软色情”的工具?抱着一个足球拍照,有什么好看的?我以前也不理解,为什么车展总要弄一堆模特儿,她们除了证明汽车的前盖能承受100斤以内的重量,对汽车性能没作出啥解释。后来,有一个姑娘说,她宁愿坐在宝马里哭,我算明白了,原来把车和女人搞在一起,暗示着:你只要能买一辆好车,就可能勾到一个好看的小姑娘。

1965年夏天,《体育画报》一编辑突发奇想,弄了一

大帮姑娘跑到海滩去玩,玩出了一个“泳装模特儿”专辑,这个专辑随后成为这本杂志每年必搞的噱头。我每年都看这一期的《体育画报》,因为能看到库尔尼科娃、莎拉波娃等人穿泳装的样子,那肌肉线条看起来可真美。早几年,我还看过莎朗·斯通演过的几部电影,40来岁的女人,脱光上身,你看着她的背部,还是能看出长期器械训练的结果。同样,你看着麦当娜,50岁的女人,肌肉也很漂亮。咱们这里别说是女影星了,把一线当红的男星脱光了上身,你忍心看吗?你忍心和《搏击会》里的布拉德·皮特对比着看吗?

足球给了好多姑娘脱衣服的正当地,据说,这可以唤起大家对健康身体的重视。但从体育的审美角度来说,我们还是穿着衣服比较好,藏拙,一身囊肉,喷上多少水珠儿也看不出啥美丽,还抱着一足球,就更显得傻

了。这次世界杯,流传最广的照片还是巴拉圭那“波神”,那也是炒作,但那是有本钱的,“波神”里克尔梅看着就那么健康。咱们这里能把一个姑娘的胸修得大大的腿修得长长的,但就是修不出肌肉的纹理。足球运动员展现肌肉的机会不多,所以比赛结束后会有一个交换球衣的仪式,C罗状态再不好,一脱衣服你还是要感叹。鲁尼一脱,你也会感叹。前者,你是感叹他那肌肉真不错,后者,你是感叹那一身蒜泥五花肉。梅西好像不太愿意交换球衣,那是想让观众把注意力还放在他的脚上。如今,我们有了很多为了几百块的报酬就愿意赤裸的姑娘,但这年头,软色情的照片不容易出彩了,或者直白点儿,观众的性唤起不那么容易了。与体育挂边儿的宝贝们,还是要有“体育范儿”,让我们看出你是举过杠铃的。

老马不需要情操

刘原

我最痛爱的恶棍马拉多纳折戟那夜,我那肥厚的心脏只痛了一秒。他死得其所,他总是倒在印有“迭戈”的专属自己的那具楠木棺材边,并且不失悲壮。我不想看到马拉多纳捧起大力神杯,进入国际足联的话语体系,进入沐猴而冠的戏子生涯。

马拉多纳永远属于江湖,用自产的土制钢炮轰炸着庙堂,我不希望他成为庙堂里的宾客——简称堂客。当阿根廷队和墨西哥队在场下打架,老马居然去劝架时,我伤感得失魂落魄,这不是我记忆里的迭戈,我怀念26年前率巴萨队友跟毕尔巴鄂队群殴的那个泼皮迭戈。

每个清晨都把我吵醒的手机报,前一天说马拉多纳是天使,后一天就说马拉多纳是烂人。我若是马拉多纳,现在就去买把气枪,在子弹上抹上肤阴洁,射入你那翻云覆雨的深喉。

马拉多纳从来都是烂人。对着马拉多纳说情操,就跟朱军对张学友说德艺双馨一样,鸡同鸭讲。老马不需要情

操,就像魏忠贤不需要杜蕾斯。

老马当然也是黑社会。他在那不勒斯时,每逢有游客被抢劫,警察就会把苦主带到老马家,老马的表弟打几个电话,就会有人把东西送回来。

但是,我们就是爱这个嗑药、乱搞、涉黑的肥佬。我们甚至可以宽容他的左派面孔,宽容他爱格瓦拉爱查韦斯爱卡斯特罗,政见或可不同,但睥睨霸权的精神值得肯定。二愣子往往可爱,因为他们真实,我们不能用曼德拉的标准去要求马拉多纳。

至于在球场上,迭戈是神。斯托伊奇科夫说:没有马拉多纳,足球就是婊子养的。哦,原来马拉多纳诞生之前的方舟、尤西比奥、贝利们都是韦小宝。

马拉多纳留给这个世界的遗产,不是他腕上的两块表,不是他身上的LV,而是他的天外飞仙,他的五毒俱全,他的那句“我宁愿被讨厌,也不愿被可怜”。与马拉多纳相比,被商业支票操纵的贝利、被神坛面目约束的克鲁伊夫、

被满身名牌禁锢的勒夫,更像是一只只可怜虫。

晚安。迭戈。希望你在猪湾游的游艇上悠闲地抽雪茄,希望维罗妮卡给你生一个能用橘子颠球的儿子,希望你永生不再回头,跟我们一样只做看客。

为草皮而生的迭戈,能活到现在,已属不易。我们见过他的一襟浊泪,一襟大麻,亦见过他的一襟晚照。他从追风之子到蹒跚肥佬,我们从少年到白头。

6年前,迭戈快死了。我写过一篇《呼吸机上的迭戈》:“我们已经找不回伟大的恶棍迭戈·马拉多纳了。他躺在呼吸机边,像一具等待解剖的标本,像一块死寂的琥珀。无数的罪孽和荣誉沉下去,只有正午的尘埃,像嗑药般飘飘地浮起来。”

在北半球的酷暑里想起南半球寒冷的迭戈,如同想起一个恶贯满盈的过命兄弟。我们一同生在伟大而丑陋的时代里,作恶,苟活,反抗,重创。我们可以过5个后卫,却过不了此生命定的劫数。

上帝创造世界,荷兰人创造荷兰

单士兵

“上帝创造世界,荷兰人创造荷兰。”这是荷兰人最喜欢的一句话。

最伟大的创造都来源于自由。荷兰一直被贴着“自由与宽容”的标签。这是第一个在宪法上允许同性结婚的国家,也是第一个让安乐死合法的国家。这里还是自由思想者的乐园与避难所。自由主义的创始人洛克、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,还有《辞典》的著者贝勒,都曾经在荷兰避难。写出《宽容》的著名作家房龙的故乡也在荷兰。

自由是荷兰足球的精髓。曾经清瘦飘逸的克鲁伊夫,以及潇洒轻狂的“荷兰三剑客”,让无数人总是带着强大的浪漫主义期待,渴望橙衣军团在足球江湖里永远扮演着华丽与高贵的剑客角色。不过,作为一名资深粉,我现在越来越不喜欢把荷兰足球简单形式化。在我看来,剑客的本质是自由,而不是飞翔。

克鲁伊夫是曾经万众仰慕的“飞翔的荷兰人”,罗本

现在也是万人宠爱的“小飞侠”,但是他们从来都不应是荷兰足球的全部。我觉得,现在那个贴着地面奔跑的矮壮后生斯内德,才是把自由从飞翔变成落体的真正高手。太多人不满于荷兰人现在失去了隐形的翅膀,而我却独爱他们的沉稳与坚实。自由的最高境界,不是外在的飘逸,而是内心的笃定。就像最伟大的剑客不在于拥有干将莫邪,而在于无形剑气。

其实,荷兰原本就不是飞翔的,它曾经被称为“海上的马车夫”。在整个17世纪,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霸主。当时尼德兰人开办的东印度公司,让悬挂着荷兰三色旗的10000多艘商船高傲地游弋在世界五大洋之上。他们还曾从葡萄牙手中夺取了新航线的要塞好望角。这一回到南非,历史烟云飘过,在祖先的目光注视下,荷兰人终于懂得,飞翔并不是自由的唯一姿势,稳实的马车夫其实才可以走得更远。

非理性自由,总是要支付很大代价。克鲁伊夫当年绝对自由,当荷兰女王未能满足他慈善事业上的诉求,他叛逆到不问“球事”的地步,退出国家队。巴斯滕曾经为了捍卫他的权利自由,不给中场绝对核心范博梅尔任何机会。于是,尽管世界足坛豪强们都曾倒在荷兰人的脚下,但他们又轻易就会成为折翼的天使,“无冕之王”的称号带给荷兰人的不是骄傲,而是落寞。历史的残酷让荷兰人终于懂得从华丽开始转身。现在,范马尔韦克是一名地地道道的马车夫,他的荷兰风车很朴实,却最实用。

自由与民主一样,都是好东西。好东西其实未必一定要像天使一样,在云里雾里进行美丽飞翔。就像唱歌,不只有《隐形的翅膀》才动情,古老的《马车夫之歌》其实也很动心。现在,我就把这首歌献给不再飞翔、内心却更加自由的荷兰人。因为我觉得,马车夫的自由比天使更美丽。